

谢鲁渤 著

被一个人
感动

需要多久

新华出版社

被一个人感动需要多久

谢鲁渤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一个人感动需要多久/谢鲁渤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2

ISBN 7-5011-5579-8

I.被… II.谢… III.张家明—生平事迹

IV.K 8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0282 号

被一个人感动需要多久

谢鲁渤 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煤田地质局制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6.5 插页 6 137 千字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浙江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5579-8/K·373 定价：16.00 元

序

毛光烈

这本书的主人公张家明是浙江省科学技术厅的一名科技管理干部,以长篇报告文学的形式为一个干部书写生命的历程,书写他的理想、追求和情操,在我们浙江科技界,还是第一次,作为被国家人事部、科技部授予“模范公务员”荣誉称号,又被浙江省委命名为“人民好公仆”的优秀共产党员,张家明无疑是值得我们尊敬,令我们感动并为之表彰立传的。

张家明同志是一位管理型的科技知识分子,他一生只在浙江省科技厅这一个单位工作,期间作为省下派干部任义乌市副市长两年,作为浙江首批援藏干部远赴西藏那曲三年,也是分管科技和担任科委主任,可以说是为了党的科技事业和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无私奉献的一个典范。

我和家明同志有过两度接触,他下派义乌时,我正在义乌市市长的任上,同在市政府工作,不仅朝夕相处,而且对于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如何实施“科技强市”战略部署等问题上,有着相同的观念和看法,工作配合得相当默契,在我的印象中,他是很善于以科学态度和创业精神来处理各种问题的,总

是表现出很高的思想境界。援藏归来，他担任了厅党组成员，我作为厅党组书记、厅长，再度与之共事，感觉上他仍是任劳任怨、真诚无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很同意本书作者对张家明同志的基本评价，作者说：

“这是一个有着执著追求的人。作为国家公务员和共产党员，他追求的明确目标是‘上不愧党，下不愧民’；作为科技管理岗位上的专业干部，他追求的理想事业是‘勤勉耕耘，问鼎收获’；作为沧海一粟的普通个人，他追求的人生境界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作为儿子、丈夫和父亲，他追求的家庭幸福是‘同舟共济，相濡以沫’。

“这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长期以来，他一直以科学精神立命，以廉洁正气处世，以高尚纯粹为自身人格追求。他先后担任浙江省科技厅各处室领导干部、浙江省义乌市副市长、西藏那曲地区科委主任，行踪所至，无不克己奉公、任劳任怨，以党的需要为第一志愿，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无上至尊，思想上严谨求实，工作上业绩斐然，生活上恪守清贫，志趣上洁身自好。我们可以说在他的身上，既有焦裕禄品格的体现，又有孔繁森精神的张扬；既承袭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也不乏现代人对社会转型时期复杂生活的理性思考。

“这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他对生命的珍惜，是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实现其价值来体现的；他赋予人一生中只有一次的生命以飞翔的姿态，而人们能够看到的却是他始终脚踏实地的行走；在他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播撒着新鲜而富有活力的种子，因此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生命不仅没有随之消逝，那一片浓荫反让我们更强烈地感受了他的存在。”作家谢鲁渤对家明同志的这个基本评价，准确而实在，它不是一种

作者对其描写对象的人为拔高和空洞赞誉,而是在经过深入细致的实地采访,在与张家明的亲友、同事、领导,以及他长期工作中接触过的各种人物对话交流后,加以分析、思考和认知而得出的结论,他把自己的感动融进了书中的每一个章节,每一段文字,希望能够传递给更多的人,感动更多的人。

家明同志已经离开了我们,对于他的英年早逝,我是很难过的,我们省科技界的同志也都为失去了这样一位良师益友,一位忠诚于党和人民事业的优秀干部而深感悲痛。然而家明同志去世后,人们并没有忘记他,党和人民给了他很高的荣誉,我相信作为一个值得学习的榜样,他曾经真实而充满生命力度的存在,将会长期激励和鼓舞着我们。

家明同志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是一个经济社会必不可少的精神支撑的象征,也是知识分子科学和理念的不可动摇的体现,从家明同志的身上,我们能够学到许多东西,而我认为最令人感染的,是其鲜明的人格魅力,就像我们在书中能够读到的那样,哪怕他的人生有过困惑、委屈,甚至失误,他也依然以自己独特的思想和行为写下了高尚的主题。

像张家明这样的人,应当说是我们这个时代和社会的主流,但是在现实的世俗和功利的影响下,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或许会因为他的难得而感觉像是一种“另类”人物,走出这个认知上的误区需要为之提供各种途径,真实而感人地宣传张家明便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点。

为此我愿意推荐这本书,希望有更多的读者从中感受到人的本质力量。

目 次

序	毛光烈 / 1
楔 子	被一个人感动能持续多久 / 1
第 一 章	从藏北开始 / 6
第 二 章	回望舍坞 / 23
第 三 章	在那遥远的比如 / 38
第 四 章	友谊方程式 / 53
第 五 章	替扎西写回忆录 / 67
第 六 章	为官之道 / 82
第 七 章	那曲生活场景 / 98
第 八 章	爱情的另一种形态 / 113
第 九 章	虫草梦 / 128
第 十 章	传说与自述 / 147
第十一章	你的心是金子做的 / 166
第十二章	村路带我回家 / 182
尾 声	独木也成林 / 198

楔子 被一个人感动能持续多久

世纪之交的那一年岁末,在一家颇有影响的大报上读到过一条通栏标题,是谓《总有一种声音使我们感动》。这个标题后来被许多报刊反复套用,由“一种声音”衍变为一件事、一本书、一出戏,甚或一句话、一段音乐,但却很少说到我认为是最难得的一种,那就是来自人的感动。

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是否总有一种人在使我们为之感动呢?回答显然应是肯定的,然而这些人的存在却又似乎常常被我们忽略,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是,当我们与之不期而遇的时候,对这些人的直观总是外在的普通和平凡,很少会想到其行为的内涵与精神价值。

查阅现代汉语词典,其中关于“感动”一词的解释是这样的:思想感情受外界事物的影响而激动,引起同情或向慕。

依照这个解释,“感动”的前提是:什么样的事物能够影响我们,并使我们产生情绪的激动。外界事物的纷繁复杂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对外界事物的接受和判断也是因人而异的,当我们面对一个飞速变化着的社会,发现自己的激情和感悟多少有些吝啬的时候,感动是否也已经变得很难了呢?

实际上好像并非如此。

就在 2001 年的夏天,我感受到有一个名字实实在在地感动了许多人,后来也包括了我自己。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名字,拥有这个名字的人也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科技管理干部;他的履历写来只须寥寥数行:

张家明,男

1952 年 4 月,出生于浙江省金华市源东乡舍坞村

1972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7 年 12 月,毕业于南京大学化学系

1978 年—1992 年,浙江省科委工业处,先后担任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

1992 年 5 月—1994 年 5 月,下派义乌市,担任副市长

1995 年 5 月—1998 年 6 月,援藏,任西藏那曲地区科委主任

1999 年—2001 年 2 月,任浙江省科技厅党组成员

这个名叫张家明的人究竟因为什么而使人产生激动,并为之引起向慕呢?单是从一份简历中当然无法得知,作为被他所感动的人们中的一个,我参加了浙江省科技厅召开的几个座谈会,详细记录了许多人们对他的追忆和缅怀,虽然他的英年早逝使我们无缘相识,但别人的那些讲述还是使我在茫茫人海中似乎一眼就能认出他来,只是参照的系数越多,越是感觉到我的所见只是隐约红尘中的一个似曾相识的熟悉身影,我想追上去看清他的面容,却总也追不上他,我知道了他

的来路,也清楚他的去途,却无法与他对话。

这是一个有着执著追求的人。作为国家公务员和共产党员,他追求的明确目标是“上不愧党,下不愧民”;作为科技管理岗位上的专业干部,他追求的理想事业是“勤勉耕耘,问鼎收获”;作为沧海一粟的普通个人,他追求的人生境界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作为儿子、丈夫和父亲,他追求的家庭幸福是“同舟共济,相濡以沫”。

这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长期以来,他一直以科学精神立命,以廉洁正气处世,以高尚纯粹为自身人格追求。他先后担任浙江省科技厅各处室领导干部、浙江省义乌市副市长、西藏那曲地区科委主任,行踪所至,无不克己奉公、任劳任怨,以党的需要为第一志愿,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无上至尊,思想上严谨求实,工作上业绩斐然,生活上恪守清贫,志趣上洁身自好。我们可以说在他的身上,既有焦裕禄品格的体现,又有孔繁森精神的张扬;既承袭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也不乏现代人对社会转型时期复杂生活的理性思考。

这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他对生命的珍惜,是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实现其价值来体现的;他赋予人一生中只有一次的生命以飞翔的姿态,而人们能够看到的却是他始终脚踏实地的行走;在他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播撒着新鲜而富有活力的种子,因此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生命不仅没有随之消逝,那一片浓荫反让我们更强烈地感受到他的存在。

但是,我又不得不说,这也是一个在今天看来似乎缺乏时尚色彩的人。女作家王旭烽说,她想写一个人,所拟的题目叫做《骑自行车的男人》,说这个人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省级机关工作,花20元钱买了一辆折价处理的老式旧自行车,一骑20

多年,直到被窃。这个人就是张家明,旭烽的文章若是写成,当然不会只是这么一个事例,然而谁会是这样一些故事的读者?

只须稍微关注一下如今媒体上那些无处不在的引导,就不难发现为我们推荐的时尚生活是别墅、名车、锦衣美食,尤其是在一个总是自诩住也在此、吃也在此、爱情也在此的城市,张家明的存在,究竟还有什么意义?不要说现在已经很难再找到这样的人,问题是现在有谁还愿意去做这样的人。

如果张家明还在,他将会如何回答我?

但我还是被张家明感动了。我也试图想写一写这个人。我明白我的感动不仅是具像的,更是来自对一种久违了的人格精神萌生的重逢之感。

我知道任何归纳性的语言,对于一个活生生的人来说,总是无法涵盖其全部生命的,而当这生命已不复存在时,我又如何才能真正去认识它,把握它,用我所表述的一切,来证明这个人的价值?

也许像张家明这样的人,生来就是一道难题,他只把答案写在自己心底。

我不能说自己一定能解开这道题,但是我相信坦荡的人生是不可能由谜团来组成的,张家明心底的答案,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

座谈会之后,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去了他的生身之地,去了他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见了他的同事、亲友和家人,即使我不能完全认识他,至少我要把他的故事放到真实的环境中去加以体验和感受。

现在我将要讲述的,正是我的这种体验和感受。

我所以愿意来写张家明,是因为我觉得他的生命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尽管认识一个人是件困难的事,但是不管这个世界变化得如何之快,之大,有些人你是不能不认识的。

张家明的典型意义在于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缕清风,相对于太多的理想与信仰的失落,腐败和贪欲的滋生,他的个人修养和自我完善在某些人看来,也许并不具备与之抗争的力度,但是他的精神即便是散落的珍珠,也总会有人去细心地捡拾起来,还它以明亮和价值。

这不是张家明的传记,也不是他的事迹汇编,而是我认识他的过程,和这个认识过程中我与他的心灵接触。

我不知道被一个人感动能持续多久,但比结果更重要的,是开始。

第一章 从藏北开始

成都飞拉萨的 SZ4401 航班早晨 8 点稳稳地降落在贡嘎机场,高原的阳光清丽柔和,风有些凉。走下舷梯的时候并无异样感觉,踏上地面后,却似乎像是踩在了棉花上,步子有些发飘,但很快就被某种情绪替代了。

所有的进藏者在走下飞机的那一刻,肯定都不会有过于强烈的不适感,无论是旅游、探险、科考还是朝圣,他们都将为终于面对的这个神秘世界而心怀忐忑,因此互相间的问话通常也总是最简单的:

“怎么样?”

“还好!”

只是机场上太安静了。

这就是 6 年前张家明初进西藏的那个机场吗? 拉萨只有一个机场,他当然是从这里走下飞机的。

他们当年是否也有过这样的问答?

举目四望,一切都无迹可寻,也无从想象了。在整个 4401 航班中,也许只有我一个人会在贡嘎机场关注另一个早我几年在此留下足迹的人。这个人来西藏不是旅游、探险或

朝圣的，他是浙江省第一批援藏干部中的一员，他最急切关心的也不是看布达拉宫，逛八廓街，他行程的终点不在拉萨，而是藏北的那曲，尽管行前读过一些有关羌塘草原的书籍，但基本上对它还是一无所知。他是个对细微事物特别上心的人，因此有一点他是记住了：那曲没有树，一棵树也没有。

由此我在出了机场后的一路上，一直看不够的，就是道路两旁的树木，我想这一定和他当年一样。

拉萨的树，怎么就不能长在那曲呢？

我是随浙江省作家协会的西藏访问团同行的，但是一出机场就被西藏自治区科技厅接走了。等候在出口处的曾晋鲁副厅长依照藏民的风俗，见面就先给我披上了哈达，这多少有些意外，也感觉受之不安，我不是什么尊贵客人，宁愿把赠送哈达看做是西藏科技界在表达对我此行将要采访的张家明的敬意。

与曾副厅长一起来接机的，还有那曲地区科委的张钢主任，沈阳人，辽宁省的援藏干部。与西藏那曲对口援助的内地省份，有浙江和辽宁两省，3年一轮换，张钢他们是第三批，刚来一个多月，也还没有完全适应，而援藏干部在那曲科委的第一任主任，便是张家明。

张钢很健谈，尤其我早年在东北做过下乡知青，于是一见面便彼此亲和，虽然才到了一个多月，他对张家明倒像是共过事一般，所知甚多，这当然是他在那曲科委熟悉情况时所了解的，因此每谈及张家明，他总是很谦逊地用着一句“我听说”的口头禅，他并不想给我任何一点先入为主的印象。

如果一切从头说起，我最想知道的，是张家明初到西藏的

情景,这一点张钢是不得而知的,他只能说他自己这一批的事。献哈达是必然的礼节,欢迎的仪式也非常热烈,有个小伙子,歌唱得很好,一兴奋,就来了个《九月九的酒》,人刚到,唱的却是“回家的打算,时刻在心头”,让人啼笑皆非了。不过时间已过去了6年,毕竟是第三批援藏干部了。

曾任那曲县常务副县长的章舜年,是浙江省第二批援藏干部,写过一篇《挺进那曲》的文章,记载了他们当时的实况:

晚上七点钟,我们终于抵达那曲镇。在镇郊,有一百多位盘着英雄发结的藏族小伙子骑着马挥舞着小旗在欢迎我们……在那曲饭店门口,我们又一个一个披上了洁白的哈达。在一片锣鼓声中,身着盛装的藏族姑娘和小伙子,端着象征吉祥的切玛盒和飘散着醇香的青稞酒,让我们再一次领略了这特有的民族风情。

虽说“九月九的酒”和“盘着英雄发结的藏族小伙子”都是对其时其地的局部场面或个人表现的讲述,但前后三批援藏干部的进藏感受,我想肯定不会是一样的,张家明如果还在,他将会说些什么?

我坐的是曾副厅长的车。曾是“老西藏”,这个称谓显然有着与“援藏干部”所不同的另一层含义。他进藏20多年了,高原的风霜深刻地写在脸上,“那时候是什么条件?可现在……”他坐在前排副驾驶座上,望着水光潋艳的拉萨河,不回头,也不把话说完,但他想表达的意思,已是全然流露了。他

属于那一代在今人口中已鲜再提及的知识分子，那一代大学毕业后自愿奔赴边疆、立志建设新西藏的热血青年，所有后来者谈论的艰难困苦，对他们来说，早已不值一提。他们也曾被藏胞献过哈达，为了这份敬意无私奉献了大半生，一直留在西藏，现在把哈达给我们披上了。

张家明任那曲科委主任时，曾副厅长是西藏自治区科技厅的办公室主任，业务上交往并不多，张家明援藏期满回浙江的当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人事部和科技部联合评选全国科技战线先进工作者，浙江和西藏两地都选报了他，而西藏自治区上报的材料，便是曾整理填写的。

曾晋鲁说，当时科技部来电话询问过，说浙江也报了个张家明，两者是否同一人，如果是同一个张家明，有一处报就行了，我答复说不管浙江报没报，我们西藏就报张家明。

身体单薄瘦小的曾晋鲁副厅长个性很强，不像是个轻易会赞扬谁的人，事实上他也并没有过多的谈论张家明，然而他这一句话，却是把什么都说了。

这件事本身，也让我感觉出了张家明的人心向背。

援藏干部前后换了三批，我推测能够让曾晋鲁看到自己早年身影的人，家明肯定是其中之一，他在精神上也属于那一代人。

江泽民 90 年代初视察西藏时，曾给“老西藏”们做过一个精神总结，谓之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我在许多场合，听许多人拿这三句话来归纳张家明，却都不是在西藏。

张家明是带着这三句话进藏的，这一点“老西藏”看得出来。

因此曾晋鲁对张家明的英年早逝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痛惜,他不仅仅是为这个生命个体,更是在追忆某种精神的似水年华。

在拉萨的第一夜,我没有睡好,辗转反侧,梦回江南。

张家明赶往杭州大华饭店集中的那天,一直下着雨,从环城西路的浙江省科技厅到南山路只需行车十来分钟,他来不及和机关的送行者再说些什么,也似乎没什么可说的,无言作别了,虽然他知道还有许多人对自己的选择心存疑惑,但此时此刻却是说什么都显得多余。

他坐在副驾驶座上,望着挡风玻璃前的雨刷像一面旗帜似的,来回摆动,感觉自己内心的情绪也如同那雨水,一次次汇聚,又一次次被刷去。妻子王桂仙没有来送行,两个女儿也没有来,那情绪便是孤独了。是他自己不让来的,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喜读岳飞的张家明见不得缠绵悱恻。

妻女当然是不愿意他走的,这个家向来聚少离多,女儿读书分处两地,妻子长期留居乡间,好容易调到一起了,他又被下派去义乌市任职,一去两年,任满回省城杭州,不到一年,倒走得更远了,去的是“世界屋脊”西藏。

按理说浙江省科技厅的这个援藏名额不一定非是他的,若是换一个人,即使条件再合适领导也不会如此安排,但是自己要求去,志愿当然是首选因素,领导得尊重他的选择,一切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和张家明同一批的援藏干部有45人,集中在大华饭店,可谓济济一堂。由于来自全省各地各部门,互相并不熟识。张家明粗略看了一下,都比自己年轻,江干区的那个姜军,看